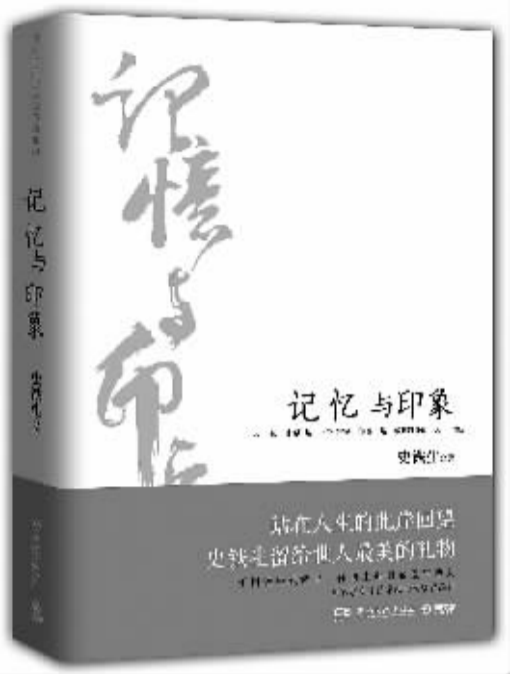


史铁生的遗产

文 / 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



《记忆与印象》封面

常常听人赞美某某写作者,说,他是用生命写作的。这是一种极致的赞美了,然而,这句话,到了史铁生这里,却并不是赞美,至多算是陈述。

我得得晚,但庆幸很早便读到史铁生的文字,被他个体的疼痛感染,常常在阅读他的文字时反观自己。史铁生是一个可以照见我们自己的作家。的确,他是一个临界的写作者,几乎一度,他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,那种难以涉及的深邃与绝望,被他挖掘了出来。

是的,翻开这册《记忆与印象》(史铁生著,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),第一篇便写到生与死。在这篇《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》中,史铁生写道:“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: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,坐在幽暗处,凡人看不到的地方,一夜一夜地耐心等待。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,对我说:嘿,走吧。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。”

因为一场车祸,史铁生遇到了自己的内心。煎熬,煎熬,多少日子在他的内心里被熬成了文字的珍珠。他自己也曾经坦言,是上帝安排了他体会这一切。史铁生对生命的参悟是被迫的,他的一生所做的加法都是自己用文字积累的。是他自己向身体内部挖掘出来的温度和体悟。生命给他的,只是减法。一开始,生活便减去了他的双腿,在他最想奔跑的年纪。这像极了哲学命题里突围,一个极大的屏障困住了史铁生,然而给他的条件,却是失去双腿。

每一次看《我与地坛》,我都十分感激史铁生。这篇长长的散文里,史铁生给我们呈现了生命是如何拔节的,在生锈的生命现场,在灰白色的内心里,如果看见生活的其他颜色。拨开生命迷雾的经过是如此困难,但终于,还是拨开了。然而,生活又减去了他的母亲。

母亲对史铁生意味着坚韧又永远无法松弛的一个怀抱、沉默而热爱的背影。史铁生的很多文字涉及母亲,比如那篇非常著名的《合欢树》。

母亲虽然过早地离开了他,却还是给史铁生留下了太多的记忆财富。《记忆与印象》里的大多数人和故事,都源自母亲的口述。最让我感动的是那篇《一个人形空白》,相信

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形空。通过父亲或母亲的口述来拼凑出来的一个长辈人的模样,连照片也没有见过。

母亲去世后的十年里,也成为史铁生家里的一个“人形空白”,在《老家》里,史铁生这样写道:“母亲去世十年后的那个清明节,我和妹妹曾跟随父亲一起去给母亲扫墓,但是母亲的墓已经不见,那时父亲就是这样的表情,满脸通红,一言不发,东一头西一头地疾走,满山遍野地找寻着一棵红枫树,母亲就葬在那棵树旁。”

母亲在史铁生的生命里被减去,相当于他的轮椅在上坡的时候,少了一双至关重要的推手。生活种种的吃力内化成怀念,甚至力量。

被生活减去了太多的元素,史铁生只剩下素色的自己。他坐在一个叫做地坛的公园里,看着阳光变成灰尘,或者鸟的叫声。我常常想,地坛就是一个可以比喻一切的神龛,和史铁生默默地静坐相比较,我们都不过是一个匆匆路过的过客。然而,世间的事,终究抵抗不住时间的侵袭,史铁生之后的地坛也越来越远离安静了。

在最后一次写地坛的那篇《想念地坛》里,他这样写道:“我偶尔请朋友开车送我去看它,发现它早已面目全非。我想,那就不必再去地坛寻找安静,莫如在安静中寻找地坛。恰如庄生梦蝶,当年我在地坛里挥霍光阴,曾屡屡地有过怀疑:我在地坛吗?还是地坛在我?现在我看虚空中也有一条界线,靠想念去迈过它,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面而来。我已不在地坛,地坛在我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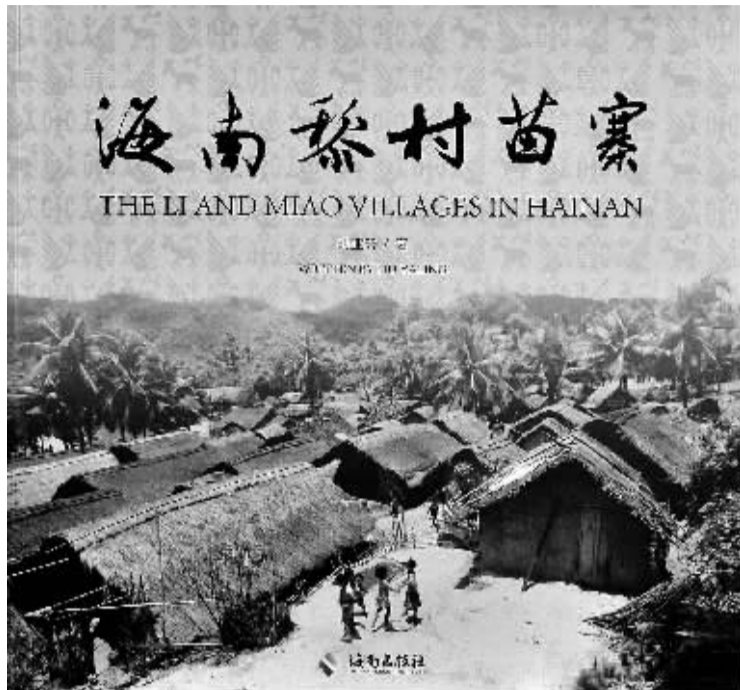
史铁生用自己的笔和思索给自己的生命增加了无限的深度和宽度。他不能四处行走,却可以神游在时间的深处,他不能天和世俗生活擦肩,却可以和内心里的自己反复交谈。他虽然已经离开了地坛,但地坛却成了他留给我们的遗产。他虽然离开了人世,但是正如他在一首叫做《遗物》的诗里写到的,山河树木以及安静的一切,都是他留给我们的遗产。

这册装帧精致的《记忆与印象》也是,书里的人、事件,以及观察这些世事的视角,都能打开我们的视野,营养我们,又安慰我们。■

《海南黎村苗寨》:

丰富多姿的海南黎苗生活画卷

文 / 本刊特约撰稿 郑爽 袁保华



《海南黎村苗寨》封面



胡亚玲近照

吸引,更为其豪爽好客的性格所打动。她来到海南后,正是在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驱使下,像着了魔一样,从自己的工资中挤出钱来购置不菲的摄影器材,一头扎进了黎村苗寨。爱是一种能够创造奇迹的东西,没有这种热爱,胡亚玲就不会长年坚持,更不会拍出精品。

起初胡亚玲只是出于强烈的爱好,想多定格一些精美的画面,但是她很快发现原生态的黎村苗寨消失很快,时隔数月就可能失去了原貌。1999年她拍摄的土眉村、布温村、国界村等先后“消失”,最早于1998年拍摄的牙旁村虽然还在,但是传统的船形屋已经不见了。一些带有民族印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绝境。出于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,她感到必须要用手中的镜头抢救民族文化,要让这些民族记忆和世间瑰宝留存下来。所以她后期的拍摄不再单纯注重唯美,而是侧重历史价值。本书中精选的一些图片已是珍贵的史料,成为绝版。

作为不懂黎族、苗族语言的女性外乡人,想要让对方真诚配合拍摄并非易事。她每次采风都备足粮油蔬菜,送给黎苗同胞,还学唱黎歌,学喝山兰酒,亲身感受黎家人的日常生活,如上山戳穴点种山兰;与黎族男人一起钻山、下河,追踪他们狩猎、捕捞的勇敢身影;为了拍摄树皮布的制作过程,她顶着暴雨在昌江霸王岭记录符姓老汉选树、扒树皮、修整……

胡亚玲为了拍摄几处花光了积蓄,仅购买胶片机和数码相机就花费了20多万元,修理一次要六七千元,换个镜头要几万元。因为长年外出,她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和颈椎病。但是每当向别人介绍自己的照片时,她都十分兴奋,像个小孩子一样喜形于色,滔滔不绝,欲罢不能。

让她骄傲的是,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或听说她的作品后千方百计地找到她,找她购买图片、向她求教黎族服饰的制作过程、请她为黎族歌舞节目担任顾问……每当此时,她都收不住她的话匣子。那是一位长途跋涉者历经艰辛后看到一片风景时的由衷喜悦!

我们相信,这本中英文对照的《海南黎村苗寨》必将通过影像和文字再次展现海南黎苗风情的独特魅力,成为了解海南黎苗文化的一扇窗口。■

历经一年有余,经过摄影家胡亚玲的精心挑选和多方奔走,这部倾注了她心血的《海南黎村苗寨》(海南出版社,2012年6月)终于付梓。该书通过600余幅珍贵图片和精彩的文字,图文并茂地真实展现了黎、苗同胞的生活场景,系统记录了黎族原始生产流程,内容丰富翔实,图片精美传神,相得益彰。

胡亚玲,祖籍山西沁县,从小在被称为“少数民族之乡”的云南省长大,1992年南下闯海,2011年夏天从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副主任位置上退休。她在国内外举办摄影展几十次,出版黎族、苗族专著3部,如今已经是海南黎苗民俗研究方面的专家。她十余年坚持拍摄黎苗风情,累计有3万多幅照片,有些已成绝版。

1997年胡亚玲开始纪实摄影创作,1998年起利用业余时间,翻山越岭,艰难跋涉,自费深入黎寨山乡采风,她用镜头跟踪记录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生存状态。日积月累下来,她竟然成果颇丰,笔者担任责任编辑的这本厚达350页的全景式大开本画册《海南黎村苗寨》已是她的第三部作品。

胡亚玲如此热衷于拍摄黎苗风情,源自从小生长在云南,小时候就羡慕身边少数民族同胞穿着绚烂斑斓的服饰,被他们曼妙动听的歌喉所